

一

“名师出高徒”是必然的规律吗?至少在我自己身上展现出来的情况,就不是这么回事。

某天跟几位文化界的朋友饭聚,有人突然兴冲冲说起岭南派大师赵少昂的画,谈话间倾慕之情,溢于言表。“赵少昂?他还教过我国画呢!”我在旁轻轻插了一句,这下就如一石投入湖心,立刻水花四溅,“啊!你怎么会有这种渊源?”“是什么时候的事?”“现在还画国画吗?”面对备受众人瞩目的荣耀,只好从实招供:“当年在崇基学院读大一,除了主修科目,可以自由选课,朦朦胧胧选了国画,原来授课老师是赵少昂。”赵大师上课的情况如何,如今已经不复记忆,只记得他教我们画竹子,画梅花,教的时候常常亲自示范,可惜当时不以为意,不曾把他的画稿留下;老师没空时会叫他一个弟子来代课,我们就更加漫不经心,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,这弟子名叫欧豪年,日后成为了承传岭南派的著名画家。还记得那时期学完了,要交功课,努力挥洒了好几天,自鸣得意拿给其他老师同学看,所得的评语是:“画竹不成似鸡爪”!结果那门课得了一个B。既然连基本功都没学成,自然就向国画作别,跟岭南派也就更沾不上边了。

跟赵少昂学画,一大班学生一起上课,始终不是私塾弟子,因此尽管有名师,也出不了高徒。学箏的经历可是截然不同,先后共学了三次古筝,拜过两位名师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忽然兴起弹奏古筝的念头,因缘际会,得以师从名家苏振波学习。那时候的苏老师风华正茂,也是他在香港箏乐界崭露头角,引领潮流的年代。记得老师是上门来教的,半山坚尼地道的客厅中,摆放了硕大的古筝,看来煞有介事,可惜老师教得尽心尽力,学生学得“半汤半水”(粤语),每一次上课,总有数不尽的借口,为自己琴艺不精找下台阶——“太忙了,要教书,要备课,要开会,要改卷,上班路远,孩子太小……再多练练,下次一定弹得好,这次不如学新的曲子

二

第三次学箏是近年事了。隔阅三四十年,为什么又兴起旧调重弹的念头?

2012年3月,正当杜鹃盛开,原可以赏花踏青的日子,相守半个世纪的老伴却骤然离世。他的名字里有一个“秋”字,自此,每看到“春来秋去”的字句,总是思之恍然,难以释怀。身处郁悒谁语的低谷,漫漫长日如何排遣?忽然想起了尘封已久的往事,当年购买的几个古筝:一个运去加拿大再转送他人;一个送赠法国友人,如今安放在他位于诺曼底的乡居;一个十六弦的捐赠崇基音乐系,说是可以当作古董看待,如今,事过境迁,是否该为自己添置新箏,以怡情养性,再续琴缘?

既决定第三次学箏,自然得再追访名师,可幸居然找到四十年前的苏振波老师,难得的是他肯再次授课,更难得的是他不但记得我当年学箏的情况,还记得我至亲的模样。苏老师别来无恙,只是变得更祥和,更包容。于是,仿佛牙牙学语的幼儿,又一次从头学起箏艺,大凡基本功“托,劈,抹,挑,勾,剔,提”都得练再练,再加上拂,撮,摇,吟,按,滑等技巧,简直令人手忙脚乱,应接不暇。记得几十年前是用真甲弹奏的,几十年后,怎么用上了玳瑁,塑

三

正式学太极是世纪之交的事。曾在不同的兴趣班学过一些花拳绣腿,总是不成气候,心目中以为太极这门功夫极其困难,学成无望。2000年初,有缘与中大同事跟随太极名师董茉莉学箏。董茉莉为河北董英杰先生之女,董英杰受业于杨澄甫,得杨派太极真传,董茉莉一脉相承,并发扬光大,曾任国际太极拳比赛裁判。董老师拳艺精湛,为人谦逊,上课时更循循善诱。在她的悉心指导下,一向不擅运动的我,居然把八十一式太极拳架子都一一记熟,尽管“金鸡独立”时仍左摇右摆,“转身蹬腿”时仍东倒西歪。从老师身上,不但学习了强身健魄的拳艺,更学会了一丝不苟,敬业乐业的态度。可惜惜人不倦的老师弃世,一起学箏的老伴远去后,再也无心练箏,但是,太极外操柔软,内含坚刚的妙诀,却至今受用无穷。

四

学舞是毕生至爱的赏心乐事,无论是社交舞,拉丁舞,都曾经随名师学习。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大同事,自十多年前就组成习舞小组,邀曾代表香港出赛奥运的易德忠伉俪教授正宗社交舞,从狐步,华尔兹,一直学到最难的探戈。每次上课,凡夫妻同习者,必然是男士勉强,女士热切。不知是谁发明的规矩,跳舞必须男带女随,这就促使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冲突与争执,即使平日恩爱的夫妻也不免时起齟齬,相互指责记性不佳,练习不力。记得老伴曾发宏愿,说是要勤练探戈,以便在圣诞节派对上一展身手。那一年,他的确用心学习,没有记性的他,居然把复杂的花式牢记在心,回家后更努力操练,使我不由得心中暗喜。圣诞舞会终于来临,第一首探戈音乐响起,他说等等;第二首响起,他说再等等;终于再拖不下去了,他硬着头皮走下舞池,跳了几下基本步,头也没拧,花步也没有开始,他却嗫嚅道:“那么多人看着,我们不如回座吧!”终于明白“It takes two to tango”的道理,原来生性羞怯的人,是永远不会跟探戈结缘的。教拉丁舞的导师霍绍裘更是担任国际比赛裁判的名师。每次上课,男士对复杂的舞步都面有难色,老伴更干脆找老师大谈网球队,谈得眉飞色舞,欲罢不能,恨不得把习舞的时间耗去一半,这样回家后就不必为牢记舞步而大费周章。如此学习,十年无成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回顾往昔,一辈子所习的琴、拳、舞、画,几乎无一不是追随名师,可惜均无所成,然而人生于世,一切都应从容自在,量力而为,凡事又何必强求!梅兰芳在《要善于辨别精粗美恶》一文中谈到演员的艺术道路,他说选择道路的先决条件,在乎能辨别好坏,才能认清方向。“不怕手艺低,可以努力练习;怕的是眼界不高,那就根本无法提高了”。能分辨精粗美恶,不仅是对演员的要求,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害。多年来追随名师,让我乐赏精美,摒弃粗恶,从而在生命中增加姿采,倍添光泽,虽云“名师出低徒”,也就时间耗去为憾了。

五

因为刘老还要准备第二天会议上的发言,我们怕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,谈了一会便告辞了。

会议结束时,刘老又找到我那位朋友说,他想给我写幅字作个纪念,但在会上人多事杂,静不下心来,怕写不好。等他回到北京后,再写好给我寄来。

果然,刘老回到北京后不久,就把给我写的字寄来了。那是一幅二尺多长的条幅,上面题写着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句:“回首紫金峰,雨润烟浓”。这一名句出自李清照的《浪淘沙》词,抒写的是李清照在金人南侵、国破家亡、流落异乡、丈夫病亡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的悲惨处境和痛苦心情。我想,刘老题写这句话,正是借用李清照的名句,来述说自己 and 全家在“文革”中的坎坷遭遇,借以控诉四人帮的反动罪行,激励后人以史为鉴,不忘过去,珍惜当今,为使历史重演,为了社会进步,更加奋然而前行!

刘老的这一题字,我一直珍存着。我想,我收藏的不但是一件珍贵艺术品,更是一段历史,一种情怀,一座浓缩版历史丰碑。

六

记忆

周刊 第448期

七

在济南拜见刘开渠大师

戴永夏

1985年5月,中国美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,时任全国美协副主席的艺术大师刘开渠先生偕女儿刘米娜来到济南,下榻在南郊宾馆。

当时,我在《中学时代》月刊当编辑,因平时跟美术界少有来往,所以对美协的会并不关心,更不知道来参加大会的有哪些名人。

5月4日下午,我正在办公室编稿,忽然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朋友带车来接我。此时他正借调到美协大会会务组,负责行政接待工作。他让我跟妻子、女儿一起,立即到南郊宾馆去拜见刘开渠先生。

这一突如其来的邀请,使我既高兴,又担心。高兴的是能有机会见到大师,真是三生有幸;担心的是初见名人,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,会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?朋友看出了我的困惑,便给我道出了原委。原来,刘开渠先生刚到宾馆住下,就去会务组,向我这位朋友打听两个人,并要求派车去看望他们,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我。朋友一听很是吃惊: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,怎么能去看望一个不名一文的小人物呢?于是他灵机一动,谎称没有车,转过头来就要了辆车来接我,让我同家人一起去看望刘老。

听了朋友的介绍,我真有受宠若惊之感,对刘老也更加敬佩。这时我才想到,刘老之所以能记住我,并非我有什么成绩,而是源自我跟他爱女刘米娜的一段文字缘……

